

空間寫作-我的書房(93 第二次學測模擬考試題)

【題目】

一架架連壁的書城，圍起一座文化寶藏，走進書籍，就像走進漫長的歷史，鳥瞰遼闊的世界，悠遊於無數閃爍的智慧星之間，讓人突然變得渺小，又突然變得偉大。書房，操持著生命的盈虧與縮漲，讓身在其中的人閱歷人間風景，嗅到人類群體才智結晶成的生命芬芳。

劉禹錫〈陋室銘〉、歸有光〈項脊軒志〉，對於其所處書房中志多所著墨，你平常居處的書房又是什麼樣的光景？請以「我的書房」為題，寫下俯仰其間的風景，它可以是書桌的一角，可以是想像中的書室，也可以是現實的素描。

【寫作說明】

寫「我的書房」可以依循同學學了那麼多篇的台閣名勝文章的寫作技巧發揮，寫「外觀」、「興建歷史」、「本身感慨」甚至通過書房的事件，對家人與世事的變化，理出情感或是哲思。同學們學過「項脊軒志」，即使這一篇以描寫感悟為主，但仍有「外觀」的概敘，有些同學一起筆就是抒志詠懷，反而偏離主題了。

寫景記事要依賴各種感官的鮮明感觸，掌握生活中平常但耐人尋味的感受。同學們對視覺的掌握並不陌生，但對聽覺、嗅覺甚至味覺或觸覺的感官，則往往失去本能，如果這裡加以強化，必有助益。

除了寫景、記事之外，更要把握真情流露的技巧，才能成就出自然的美感。引導文字中的文字，十萬考生都看到了，不要照抄，否則對自己太不利。

【範例一】

我的書房 318 吳品瀚

明朝薛瑄：「萬金之富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。」——徜徉在以文字、號匯成的洋洋大海，聽到的是字母拼串成的交響樂，看到的是想像力幻化成的山峰、大地，一切的一切，都藏在我的書房裡。

空間雖小，但稱得上浩瀚無垠；裝潢雖簡，仍可算是窗明几淨。白日的蟲鳴鳥叫，開啟了我與古人神遊的大門，乘著想像的羽翼到古希臘諦聽蘇格拉底的奧義；坐著希望的小船順著長江三峽而下，體會李白的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。夜晚的黑幕且讓我鑲上繁星點點，灑落的銀白光芒引領我昇入科學的聖堂，看著牛頓如何轉動力學的齒輪，最後產生今日的各式機械；拜讀華生與克里克發現的雙股螺旋，了解上帝造物的神秘。

英國啟蒙運動的領導者洛克說過：「喜歡讀書的人可以將無聊的辰光換成莫大的享受。」我的書房或許比不上南陽諸葛廬，但是無處不散發出淡淡的芬芳——是知識的芬芳，是自己和書本連接到人類、大自然共同文化的種種回憶。

我的書房，就像泡在歲月裡的活化石，記錄了我的生命，刻寫著智慧的基因，

隨著光陰的洗練漸漸的成長而茁壯。

評語：

1. 書房的功用及自我的生命情趣，皆可見得發揮。
2. 取材可見閱歷，布局可見胸懷，層次井然，詞美語醇，耐人尋味。

【範例二】

我的書房 306 許晨瑋

一開門，一股香氣迎面而來……書，像酒一樣的，散發著香氣，不同酒自有不同的香氣，不同的書亦有不一樣的香味——新書，散發著清新的氣味；舊書，一如陳酒一般，有著濃厚的香氣；上次做菜留在食譜，令人垂涎三尺的味道自邊緣逸出；一本本戰爭歷史上似乎還聞得到沙場的煙硝味……，而這充滿書卷氣息的房間，正是我的書房。

一進門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黑色的木頭大書櫃，書櫃中井然有序地站立著不同種類的書籍：有爸爸吃飯的傢伙—電腦專書；有全家吃飯的傢伙—媽媽的食譜；有我最愛的史學和小說，最下層放著弟弟最喜歡的漫畫書。左邊放了一張屬於我的書桌，桌上散著一本本的教科書和一疊疊的考卷，桌角佇立著一架快成古董的老檯燈，和放滿或壞或身首異處筆的筆筒。我著一本厚厚的書，走向凌亂的書桌，坐了下來。

一本書就像個時空門，不一樣的書又通往不同的時空。現在，我打開了其中一道門。我在諸葛孔明的書房，看見了劉備與他共論三分天下，我在愛迪生的書房裡看見了一張張燈絲材料的實驗紀錄，在愛因斯坦的書房中，我看他托著下巴，思考著高深的物理。俄頃之間，我恍然大悟，原來，三分天下之計，燈泡的發明，高深的相對論，都是從偉人的書房中產生的呀！

「吃飯囉！」媽媽的招喚把我拉回了現實。「我吃飽了！」隨便塞一碗白飯後，我立刻衝進書房，因為下一個偉大的發現，就要從我的書房裡誕生。

評語

1. 有上下古今的仿效意味，而樂在閱讀的寫法，讓書房的效力無窮。
2. 首段把握嗅覺而寫，頗為獨特。

【叮嚀】

1. 寫出書名比寫出類形重要;寫出內容又比寫出書名有力：

「我在書本中找到自己的娛樂,愛情,冒險每一項都鼓動自己性靈」就不如：

「在悲慘世界中了解生命的苦味要用慈悲解決;在水經中發現甜美的愛總如水一般,開始就注定流逝」(318 彭子洋)

2. 不要在文中控訴可怕的高三，不要披露自己不愛讀書，因為這不應是重點。

「隨身聽陪我度過每日與書本枯燥的約會，少了它，每日的約會對象會變成周公。」

3. 「我在書房博古通今，我在書房思慮縝密」這種自大的寫法，並不好。

- 4·不要把「考大學」當成大如巨椽的目標，我們的生命應該更高瞻遠矚才對。
- 5·犯不著爲了讓自己的眼界獨特，就將理想的書房弄得怪兮兮的。什麼「白色蠟燭套上藍色玻璃外框，映照幽暗的青光」怕鬼的我第一個反對！
- 6·凡是佔廿分以上的作文，一定要寫三段以上，最好能五百字以上，文氣才會充足，文意才會豐富！
- 7·有一個很怪的相似點，爲什麼大家的書房都有淡淡的陽光灑入？雖美，但太統一了。
- 8·取材可以見得平日的閱讀，比如「我的書房永遠是我最寶貴的藏經閣」（306 楊斯閔）——這是個愛看武俠小說的人；「女詩人愛蜜莉狄根森足不出戶，只愛著白衣在書房中寫詩」（318 林思言）——可能是愛看電影的小孩

【其他資料】

※法國著名作家維克多·雨果在蓋納西島上的書房，是該島最高點的“水晶宮”，因爲它的天花板和牆壁都是用玻璃鑲成的。坐在這間書房中，既能俯瞰大海，又能仰望藍天。※美國幽默大師馬克·吐溫的書房在夸裡農莊，是一間長滿青藤的八面形小屋。這座小屋七面有窗，坐在裡面可以觀賞周圍的風光，從而有效地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。※英國著名作家蕭伯納的書房，是間可以隨處移動的木制斗室。冬天的時候，他把小房移到向陽的地方，夏天時則把它移到陰涼處，這爲他的創作帶來了極大的益處。

【名家作品】

我在沙田山居的書房，只有廈門街的這間一半大，可是一排五扇長窗朝西，招來了對海的層層山色，和我共對一几。所以這間書房，這臨海的高齋，室雖小而可納天地，另是一番氣象。入遷之初，架上的六百冊書疏疏落落，任其或立或倚，一幅政簡訟清的樣子。照例閒不了多久，新的圖書雜誌，各有各的身材、身價、身世，從四面八方盲目地投奔而來，於是這小小書城的人口很快地就飽和如香港的人口。（節錄自余光中三間書房）

書房（節選） 梁實秋 雅舍小品

書房，多麼典雅的一個名詞！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一個書香人家。書香是與銅臭相對待的。其實書未必香，銅亦未必臭。周彝商鼎，古色斑斕，終日摩娑亦不覺其臭，鑄成錢幣才沾染市儉味，可是不復流通的布帛刀錯又常爲高人賞玩之資。書之所以爲香，大概是指松煙油墨印上了毛邊連史，從不大通風的書房裏散發出來的那一股怪味，不是桂馥蘭薰，也不是黴爛餿臭，是一股混合的難以形容的怪味。這種怪味只有書房裏才有，而只有士大夫人家才有書房。書香人家之得名大概是以此。

寒窗之下苦讀的學子多半是沒有書房，囊螢鑿壁的就更不用說。所以對於寒苦的讀書人，書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豪華神仙世界。伊士珍《琅嬛記》：“張華

遊于洞宮，遇一人引至一處。別是天地，每室各有奇書，華曆觀諸室書，皆漢以前事，多所未聞者，問其地，曰：‘琅嬛福地也。’”這是一位讀書人希求冥想一個理想的讀書之所，乃托之于神仙夢境。其實除了赤貧的人饕餮不繼談不到書房外，一般的讀書人，如果肯要一個書房，還是可以好好佈置出一個來的。有人分出一間房子養來亨雞，也有人分出一間房子養狗，就是勻不出一間做書房。我還見過一位富有的知識份子，他不但沒有書房，也沒有書桌，我親見他的公子趴在地上讀書，他的女公子用一塊木板在沙發上寫字。

書房不在大，亦不在設備佳，適合自己的需要便是。局促在幾尺寬的走廊一角，只要放得下一張書桌，依然可以作為一個讀書寫作的工廠，大量出貨。光線要好，空氣要流通，紅袖添香是不必要的，既沒有香，“素腕舉，紅袖長”反倒會令人心有別注。書房的大小好壞，和一個讀書寫作的成績之多少高低，往往不成正比例。有好多著名作品是在監獄裏寫的。

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灣的書房，原名苦雨齋，後改為苦茶庵，不離苦的味道。小小的一幅橫額是沈尹默寫的。是北平式的平房，書房佔據了裏院上房三間，兩明一暗。裏面一間是知堂老人讀書寫作之處，偶然也延客品茗，幾淨窗明，一塵不染。書桌上文房四寶井然有致。外面兩間像是書庫，約有十個八個書架立在中間，圖書中西兼備，日文書數量很大。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麼會掉進了泥淖一輩子洗不清！

聞一多的書房，和聞一多先生的書桌一樣，充實、有趣而亂。他的書全是中文書，而且幾乎全是線裝書。在青島的時候，他仿效青島大學圖書館收藏中文圖書的辦法，給成套的中文書裝制藍布面，用白粉寫上宋體字的書名，直立在書架上。這樣的裝備應該是很整齊可觀，但是主人要作考證，東一部西一部的圖書便要從書架上取下來參加癩祭的行列了，其結果是短榻上、地板上。唯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師椅上，全都是書。那把太師椅玲瓏幫硬，可以入畫，不宜坐人，其實亦不宜於堆書，卻是他書齋中最惹眼的一個點綴。

汗牛充棟，未必是福。喪亂之中，牛將安覓？多少愛書的人士都把他們苦心聚集的圖書拋棄了，而且再也鼓不起勇氣重建一個像樣的書房。藏書而充棟，確有其必要，例如從前我家有一部小字本的圖書集成，擺滿上與梁齊的靠著整垛山牆的書架，取上層的書須用梯子，爬上爬下很不方便，可是充棟的書架有時仍是不可少。我來臺灣後，一時興起，興建了一個連在牆上的大書架，鄰居綢緞商來參觀，歎曰：“造這樣大的木架有什麼用，給我擺列綢緞尺頭倒還合用。”他的話是不錯的，書不能令人致富。書還給人帶來麻煩，能像郝隆那樣七月七日在太陽底下曬肚子就好，否則不堪衣食之擾，真不如儘量的把圖書塞入腹笥，曬起來方便，運起來也方便。如果圖書都能作成“顯微膠片”納入腹中，或者放映在腦子裏，則書房就成為不必要的了。

我的書房 蕭乾

我的書桌周圍有不少盒子——大都是用中間糊有玻璃紙的咖啡盒子改裝

的。首先是我的“意識流”——也就是我偶然想起可寫的題目或一句話。像“北京城雜憶”這類系列短文的胚胎都來自這“意識流”箱。另外有“備考箱”。信則仍分作“即復、緩復、不復”三類。復完的信就放入書桌底下“已復”盒——滿了就包起來，標上日子。書桌的抽屜有放紙的，有放各種尺寸的信封的。還有個小筐筐，內裝七個住址本，有二三本國外的，四本國內的。國外按國家分，國內的則有的按類別（如文化，影視，出版等），有的（個人）就按姓氏字母排列。所以任何住址，我隨手都能查到。

長沙發是我的休憩處，一頭架子上放的是藥品和營養品，另一頭是我心愛的激光唱機。書架上放著分類的激光唱盤。沿牆是我從幾十盆花中精選的花，經常換，我特別鐘愛我自己插枝長大的。朋友知道我喜養龜，就送了我五隻金錢大的綠毛小龜。我把它們養在魚缸裡。不幸，其中一隻死了，我深怕由於自己忙於《尤利西斯》，疏忽了寵物，所以趕緊送回給原主了。大烏龜則養在陽台上。